

浙江書局刊

鮑家瑞校

孫祖燕校

丁立誠校

日本國志第二

卷之七

出使日本參贊官黃遵憲編纂

鄰交志下一

泰西而視地球而居南北極有定東西方無定然居中國故亦沿泰西之稱阿美利加一洲自太平洋海路已通由東而至其國亦稱亞細亞且其種類國俗實為歐洲枝抵歐羅巴乃能至亞細亞之東然其初來也越大西洋而分之國今亦以泰西統之至歐美各國名譯華語無定字讀以日本音更無定字如英吉利或作漢父利亞或作諸厄利亞或作英機黎或作英吉利或作漢父利亞則三島總名也又作不列顛又作蒲利丹尼亞又作義利太泥亞俄羅斯多作魯西亞或作鄂羅斯阿美利加多作阿墨利加或作聯邦米堅或作亞美利加又譯其義稱曰合眾國或曰聯邦法蘭西或作佛蘭西或作佛蘭機或作佛郎亞察西荷蘭或作蘭或作佛蘭或作佛蘭日斯巴尼亞多作西班牙或作班牙或作班牙或作班牙作毘斯番又謂新西班牙為農毘斯番即美洲之西班牙屬國也且耳曼或作布雷文或作普魯士今之德意志露或作普魯斯或作波爾杜瓦爾義大利亞或作意或作獨逸葡萄牙或作波爾杜瓦爾義大利亞或作意

大利或作以大理比利時或作比利震或作白利真與
大利亞或作澳大利亞秘魯或作白露或作比露又或
節稱曰英國魯國墨國此編雜探
諸書不必一一盡改特識於此

後奈良帝天文十一年西歷之一千五百四十二年也葡萄牙

教士始來多禱島大隅船長二人一日牟羅叔舍一日幾利支

丹日本後遂名天主教為幾利支丹教日本學者皆謂歐洲人

原裕曰先是三百五十四年為後鳥羽帝文治四年有船至陸

奧蘭船一百五十人中有三偉人一精兵學星緯術數一善蕃

樂一妙醫藥此乃歐人來東之始世或以西歷一千四百年間

葡人始經阿非利加之喜望峯而來印度然其由亞歷山大港

通紅海而至印度固已久矣此陸奧來船必為歐人云云余考

景教之傳在唐貞觀年間當時為建大秦寺則羅馬教士來東

已久此中三人有精星緯地理之學當時諸國無尋有意大利

亞教僧至大友義鎮首奉天主教其法浸盛及織田氏時松永

久秀高山友祥等亦奉之王親町帝天正二年南蠻船至有教

士稱宇留嘉伴伴的連教中師長信長召至安土問所由來曰

欲傳祇教信長館之立正寺召羣臣議之卒令建南蠻寺於京

師授以土田刑部正則曰戎狄異類不知人倫異日必為害不

奉容有可取先是筑紫瀨海船無所不至經營市易廣布教

法及是又至京師教士多通國語解內情言辭溫雅善與人交

金寶珠璣視如瓦石或教民造食物以而西人託商賈來傳教

者陸續不絕信長悟欲逐之未果大友義鎮時雄據筑紫特建

兩豐二筑每焚佛刹目為天火甚至毀佛像為薪時京畿僧徒

橫肆信長欲引祇教以挫之既而作之連日以賑窮療疾為事

散珍貨施荷藥每日汝曹不信聖教故罹斯慘苦我今為汝等

超度乞兒病民日蟻聚其門而長崎閩境皆從教教匪山田甚

掠信長始悔將逐之遇弒不果至文祿四年豐臣氏怒其惑眾

乃收伴的連及其徒二十餘人械送長崎磔之始禁祇教然既

所在蔓延不能驟改就刑者甚眾初天正十五年秀吉議毀南

若放還命密捕教徒高山友長小西行長泄其情皆遁匿僅獲
四人遂逐伴的連定法五章曰禁祀天主曰禁毀神社佛寺曰
限教士二旬出港曰禁說教不禁通商曰所絕在教後陽成帝
士商民姑有其罪然教士潛匿不去及是乃遂伏誅

慶長五年荷蘭船至和泉界浦英吉利人從至

附蘭船來天正八年英船始至皆乞互市德川秀忠延見之

域風俗越十年後船至乃載還六年呂宋船亦至德川家康給

以印票允通商又頒信牌於國民令航外海八年始設長崎奉

行外船事呂宋船抵浦賀通商船於其國皆允之十四年將軍秀忠又給

印票於澳門葡商於荷蘭於英吉利均許互市

今市易繁昌漢洋廣集外船繫泊至八十餘艘家康大悅當是

時安南暹羅東埔泰以外南洋諸島及西歐各國通商者凡十

許國皆給印票旋定以長崎為互市場禁進他港

寬教士來者日眾及是荷蘭人楊與士上變又有僧計教士日

葡王之遺教士傾力濟度名為通商實以蠱惑民漸圖奪國其取

呂宋農畝斯番皆用此術及今不圖必貽大患家康大驚遣使

搜索教士逐之海外申嚴教禁命僧崇傳以梵法勸諭教徒不

流斬十七年又申禁天主教盡毀京畿諸道教堂

者德川秀忠特命揖斐某於南洋傳習其教七年新西班牙人始

年而歸秀忠召問窮數日夜不倦終悟其邪

來通商始得自鳴鐘施遣京商田中某附其船

伊達政宗遣其臣支倉六左衛門於羅馬累年乃歸

是為始時以日本舟雇洋人駛往蘭船百八十八人獨支倉英吉

利人始來駿河上書前將軍家康亦報以書

約許以七事日商船獨役日需用必給日隨宜進港日市民雜

居日財產自主日禁強買賣日罪犯各用國法由是商船歲至

行之十一年以無利又辭通商案十九年以禁教故四高山友

祥等二百餘人於獄旋放之瓜哇及澳門

元和二年起置下田奉行三年呂宋船至有教徒遂搜斬

嚴檢漢書語涉泰西者一槩塗抹名曰禁書其後長寬永元年

始置三寄走水奉行三寄屬伊豆新西班牙船至上書將軍家

光以奉教國卻之借通好以廣教耳不如逐之

諸國專以長寄通商禁進別港既而又停呂宋澳門互市十二

年禁國民遠航律以極刑并禁造巨船初足利氏之末海賈奸

幡字往往為盜文祿初豐臣氏始給信牌許遠航逮德川氏定

又謂之奉書船時人謂之硃印船及教禁嚴凡入海者必奉牒書

以定船船之制禁帆用三桅漕船外又定船船之制禁帆用三桅漕船外

館以居洋商不許雜居盡住別島又放洋種男女二百八十七

人於海外令大村純信十四年天主教徒作亂於肥前之島原

家光命松平信綱等合西諸侯兵討之越七月乃平誅教匪凡

四萬人更申天主教禁於海內初有馬城為教徒宿屢捕不絕

力鋤凶種重政大索封內每歲例戮數十人後遂毀原城徙治

島原其子重次嗣封政尚苛酷謗聲載道是年八月耶蘇教徒

遂作亂故小西氏大友氏遺臣之奉教者匿於天草糾黨宣言

男子枯樹生華絳雲西塞乃上帝再來之證今廿六年後天降善

人羣賊等遂自天草入島原所在響應犯高久城掠倉穀三萬

二千包及火藥甲兵等築原城而據之事聞幕府命鎮西諸將

討之以板倉重昌督師重昌合諸侯兵十二萬五千攻之不克

重昌謀久困之幕府又命松平信綱戶田氏鐵提督軍務重昌

聞二將至愧師無功奮勇力戰中箭砲而斃信綱等至命諸將

合圍然後進攻至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城破縱火焚毀烟燭漲

天賊將時貞等十餘人皆自殺斬首四萬無一降者諸軍亦死

者千餘傷者七千餘是役也重圍凡百有旬日官軍前後死傷

至一萬三萬四千餘天草之亂以不教之民執耜耨之兵聚數

十萬勁旅於小城之下而每戰必勝強不屈此何以故萬眾

一心也萬眾一心者教使之然也吾聞耶穌基督之教推人

本原一歸之上帝主宰又以耶穌基督之教推人

一心中崇奉推其弊至於富貴國法不負教法富貴君父不負教

祖或或言教則戰手而爭刀鋸之所加矢石之所攢踊躍奔赴

恩以赴死為昇天遂不難執戈於君父之前悍然而不少悔是

敬也城破之日兒童幼女咸引頸受刃無一涕連者嗚呼何其

之爭至於父子仇隙伏尸百萬嗚呼耶穌憂人道咸裂教以相

生相養之道而其徒競為危激蹈湯赴火以張其教吾不知其
 救人行善之謂何也日本萩原裕日自三韓內附而浮屠至焉
 西南洋諸島而祇教入焉祇教毒之尤酷者也一誤吾民愚民
 焉而罹辜者大約二十萬而官軍鏖戰死於鋒鏑下者亦不少
 大抵前後墮生於祇教之禍蓋幾幾三十萬人吁此三十萬人
 者皆我赤子也教徒一饒舌而我
 三十萬赤子含笑瞑目可不懼哉
十六年遣使長寄召鎮西諸藩重臣申教禁
 百銓告教徒者賞百銓及是再遣大田資宗於
 長寄召各國諭絕來航令諸藩日國家嚴禁天主教外國非
 不知而潛遣教士屬來犯禁自今來船輒火其船誅其人
七年毀澳門來船焚其貨斬其人
 府遣民部少輔加加爪忠澄
 告之日汝屢犯大禁是蔑我國
 也捕斬六十餘人餘附華船還
十八年荷蘭船長來謁將軍家
 光諭曰耶蘇教有潛至者必告毋匿否則并絕爾國爾後荷蘭
 每獻方物至江戶謁將軍沿為常例時命北條正房問
 蘭人以西洋攻戰大礮火箭之法後錄為一書上之
後光明
帝正保四年葡萄牙兵艦至長寄命嚴防戍
 舊制外船進口例
 日兵艦非商船不受令事聞幕府命九國諸藩出戍兵以小船
 圍繞緹後扼海梗塞去路眾至八萬又特遣大總督如長寄詰

問察其無他然猶停
慶安二年魯西牙人始至樺太
二年將軍家綱命築七礮臺於長寄防外患後西帝實文元年
令諸藩嚴索教徒立五戶互許法靈元帝寬文八年於長寄府
廳設耶穌像令民踐蹂
 寬永以來禁教益嚴每歲諸藩捕斬者
 無所容身松浦隆信鑄十字架耶穌像於鐵板俾士民踐之以
 驗宗教是歲納之長寄府廳幕府遂著為令後又設於海岸外
 船來者必踐
延寶元年英吉利船入長寄復奉書求互市不允
 踏乃許登岸
自後長寄商船唯華商及荷蘭船而已他國無復至者行之二
百餘年
 德川氏一代以開港始以開港終獨中間鎖港二百餘
 國步日進載當此之時歐洲諸國狼吞虎噬弱肉強食每閱一戰
 安無事至於日本獨立海中於海外事情茫如雲霧文倫武職晏
 觀其堅船巨礮氣已中餒及一戰於馬關再戰於慶島又動輒
 敗績而開港矣方家康三世之初遣使通商造船出海駁駁乎有
 利不必問矣方家康三世之初遣使通商造船出海駁駁乎有
 馳騖八極之意方家康三世之初遣使通商造船出海駁駁乎有
 至西極與諸大國相往來又假令歐洲諸國早有輪船電線鐵
 路東西兩洋以玉帛相見不以兵戈則互取彼長以治己國日

本雖小國或不難捧載書而從萬國後斷不貞享三年澳門港
至前倂後卑如今日受侮之甚惜哉惜哉

使送漂民十二還長崎上書曰我國以尊日本故特送漂人非

乞互市幕府使更答之曰國禁通信自今而後縱有漂人願勿

送還乃給糧食薪水遣歸以後船船東山帝元祿十二年始限

蘭船進口每歲四艘或五艘中御門帝正德五年將軍家宣命

限二艘輸出物值銀三千貫銅一百五十萬斤遣使長崎正貿

易法更給船牌享保六年將軍吉宗始開泰西禁書之禁廢伊

豆下田奉行始置相模浦賀奉行十二年處士小笠原貞任請

檢小笠原島聽之貞任曾祖貞賴嘗奉教檢南海得一島命以

此請其後小笠原島英國其氏每歲航收其利竟永中停之故貞任有

欲爭為已有日本卒不聽十六年滅蘭船輸出為一千五百貫

銅一百萬斤櫻町帝寬保二年命青木敦書索遺書敦書始習

蘭學敦書稱文藏官書物奉行新井君美始開和蘭學而世未

知之敦書乃如長壽從象需習洋字質蘭藉至輒近蘭學

侵開始有種痘法亦賴其三年又滅和蘭輸出為五百五十貫

首倡著有和蘭話譯等

銅五十萬斤後桃園帝明和八年有魯人由甘查甲測驗東海

致書長崎安永元年魯人六十餘名至鳥兒圖普島築室營漁

利土人不能制遂與互鬪七年魯人命島夷嚮導至納加麻乞

市易明年松前氏以將軍家治命還書辭市易給米烟酒遣之

魯人鞅鞅去光格帝天明五年魯人來松前熊石家治特遣使

巡視蝦夷諸島又命巡樺太寬政三年將軍家齊滅外船歲額

限和蘭一艘命和蘭船主五歲一至江戶有仙臺處士林子平

以倡議海防將軍命銅之子平少倂儻有大志嘗徹衣非食臘

山川要害與不諳知最留意海防再游長崎接海外人詳其情

狀其意謂曰江戶日本橋抵於歐羅巴列國一水相通彼駕駛

巨艦航大洋如平地視異域如比鄰而我不知備可謂危矣

海要衝之地必嚴築砲臺設戍兵以日本全島委之不顧外國有

緩急以逸待勞庶免外侮又謂我南北諸島委之不顧外府以爲

動人心命毀其梓鍾諸其藩當德川氏承平之際歐洲諸國無事之時而有林子平其人悉外情議防海可謂眼大如箕矣

五年魯西亞女帝蘇非遣使阿陀牟等至蝦夷根室乞通信互

市送還漂民二人家齊臨吹上廳見之至魯居十二歲乃還

遣目付名官石川忠房村上義禮等至松前諭阿陀牟曰此地不

關外事宜西至長寄苟求互市有國禁在魯使乃歸時英船亦

數出沒蝦夷海九年命松前氏修備更命南部某津輕某交成

蝦夷十年復遣使按驗渚和二年始置蝦夷奉行收東蝦夷為

官地越五年禰松前氏封又收松前及西蝦夷為官地文化元

年魯西亞帝亞歷山大遣使禮薩納等至長崎再送歸漂民四

人四人仙臺水手與十六人共漂至一島曰蘊提辰都蛤又乘

八歲魯帝徵之乘駟晝夜西北馳五十日至都館大臣宅常召

見十人問欲還否四人求還餘乞留四人在都西旬縱觀禮拜

堂博覽會及異花奇禽等蓋魯人欲再請互市故厚待之於是

發船送歸由南亞墨利加之巴西抵極南海折而西北過東洋

泊加模緒都蛤而達長寄獻書及方物乞通信互市將軍弗納

明年二月遣目付遠山景晉於長崎與奉行肥田賴常傳命仍

賜米鹽綿各若干給薪水遣歸初阿陀牟之至根室也及還與

一牌曰若再來以是為信魯人誤謂許互市故禮薩納固請終

不許禮薩納在船中得疾請上陸療養且修船罷吏守法不聽

禮薩納感謝而去賴常上文化三年秋魯西亞兵艦寇蝦夷樺

狀請犯禁罪執政反賞之太焚楠溪廨舍掠粟執戍卒四人而去四年四月魯西亞兵艦

二艘寇越土呂府火名蘭穗柵執戍卒三人進犯舍那寨戍兵

僅數十人力拒之夜魯兵潛登寨後萊世齒山發大煩戍兵不

敵退保蔓米羅山魯人焚寨掠器而去箱館奉行乞援於仙臺

南部津輕幕府亦飛檄與羽諸藩嚴為之備命仙臺秋田守松

前五月魯人侵理并尻島焚抄船數隻又至樺太送還俘口上

書曰敢乞互市不許當再以戰艦蹂躪目付遠山景晉等巡視其地漕軍糧一萬五千石於箱館改置松前奉行以河尻某村垣某爲之十二月命松平容眾伊達周宗發兵屯蝦夷諸要害遣幕吏督之以備北寇初禮薩納之還也至加摸赭都蛤誘無賴曰汝等往擾蝦夷地日本疲於奔命必許互市以故數來焚掠時昇平日久一旦變作舉國騷然五年四月起礮臺於相模伊豆安房上總各要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等掌其事八月英吉利船一艘至長崎夜潛乘輕舸入港掠民家畜物上廳乞牲牢薪水奉行松平康英飛檄肥銃將燒夷之英船夜去康英恨失機上表自劾屠腹以謝罪舊制使福岡佐賀二藩開歲成長寄主是松平齊直坐成卒失誤英船命之時將吏調成蝦夷者各至成分守松前箱館樺太越土屏居呂府然卒不見一寇而歸會津仙臺兵旋亦撤守尋命南部利敬總督西蝦

津輕宣親總督東蝦各進爵增封

九年五月魯西亞將伊利古留船至理并尻

遣八人上陸詣泊崎言語不通成卒虜之發銃指船八月伊利古留再至復遣國民三名請歸俘不予見柵中兵執火器迴舢入洋掠商船而去十年五月伊利古留復來使所掠舶商詣泊崎言曰往年犯樺太越土呂府皆我屬國加摸赭都蛤之無賴所爲國家實不知已罪其魁禁勿擾邊鄙某等特來謝不圖待之如盜請察此誠賜以八俘六月松前奉行遣屬吏於理并尻報之曰歸所掠物上謝罪書則還若俘伊利古留諾而歸九月復詣箱館獻謝書歸器械遂還以八虜并給糧及薪水自魯人擾北邊至是八歲始平仁孝帝文政四年復松前氏封於松前仍鎮東西蝦夷八年蕃船一艘入寇薩摩寶島島津齊興發兵討之殺一人將軍令曰蕃船至沿海地則發礮急擊敢私給蕃

船用物者嚴戮無赦天保二年有蕃船寇東蝦松前兵砲殺數人船乃遁十一年處士高野長英渡邊華山等以譯西書及議開無人島有罪禁錮初長英華山與小關三英共譯西書論兵請貿易蘭人告之長寄事聞閣老水野忠邦曰宜準文化中逐舊使例評定所亦議曰英人猖獗陽以貿易為名陰欲廣其祇教宜遠之如淫聲美色今託言送漂民至都城咫尺之地其意難測欲濟小蟲則殺大蟲毋以一二漂民弛禁當一舉掃除之以輝國威耳長英等就幕吏竊其稿私謂國初英蘭皆入江戶報德恐結怨外國華山乃作鳩舌小記蕃論私記憤機論長英亦著夢物語皆毀壞夷非計既而蕃學之徒又謔開無人島以供國用將請之幕府或告以通信外十三年將軍家慶廢外船磯擊之令德川齊昭建議曰民俗愚戇不知大義漁父離丁為尤甚曩布懷夷令猶恐或毗夷人於洋中今廢其令何以防偷漏宏化元年和蘭兵艦來長崎告曰西洋諸國將率兵來劫盟三年丙午閏五月北亞墨利加將必氏帥軍艦二兵一千航入浦賀貽書奉行曰我國已結好華人冀貴國亦互市

願守國法幕府令大久保忠豐傳命曰我祖宗以來鎖港久矣外事當問長崎不關此港命松平齊典松平忠固嚴修海防六月墨艦還去是月有墨人七名漂泊越土呂府明年幕府命和蘭人送還之孝明帝嘉永元年戊申蕃船往來北海者日眾二年已酉北亞墨利加人十五名漂至蝦夷幕府命和蘭送還辭三月墨船入長崎受漂人去閏四月英吉利船入浦賀奉行戶田氏榮奉命斥之歸途闌入下田測海而去於時蕃舶來往北之南部津輕松前西之對馬或上陸游步或乞供關之日益頻數幕府乃令內外列藩益脩海防撰人材減諸侯騶從許其齋火器入江戶練兵於郭外又命西諸侯造巨舶是年始傳種痘方五年壬子八月蘭人上言明年墨欲來請貿易苟不協將有戰事先是三年和蘭亦上言即度人欲貿易日本請於英國政府命築礮臺於大森六年癸丑六月三日北亞墨利加將見許

陂理帥四艦突入浦賀曰奉國命求通好齋有國書當呈之大
君奉行戶田氏榮令往長崎陂理不聽狀頗桀驁奉行飛報江
戶幕府大驚命松平細川毛利蜂須賀立花酒井大久保
等諸藩戍近海及上下總安房伊豆相模沿海假館於栗濱爲
接使所九日氏榮等率諸吏接使受書陂理以兵三百餘人旗
鼓而進道路側目獻書函及方物且云直達大君其略曰北亞
墨利加合眾國大統領水師提督陂理呈書日本國大君請脩
好互市二事我合眾國產黃金白銀鉛汞珠璣及天然珍異之
產人工奇巧之物日本亦富物產相貿易必有利試行之或
五年或十年卽不利則罷市加理科尼亞我一大都會馳火輪
船則十八晝夜而到日本或帆或輪航太平洋而至中華者及
捕鯨船之近日本北部者時遭颶壞船願救恤之我火輪船頗

費石炭薪水然不得多載願給其匱乏我當報以金銀前中納
言德川齊昭細川齊護立花鑑寬請以部兵攘之幕議謂承平
日久宜先爲之備而後絕乃使氏榮等報之曰當奏之朝廷明
歲令長崎和蘭人傳報陂理曰明年若允許將假一島建商館
乃入神奈川灣測量吏謂之陂理曰如不許互市更發兵艦吾
爲之先鋒故豫量淺深耳幕府使脇坂安宅入奏帝太憂恐敕
七廟七大寺祈四海靜謐七月魯西亞使布銛廷帥兵艦四艘
入長崎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之魯使就奉行水野忠篤呈書
請三事一脩鄰好二正樞太疆界三則開市及魯船往來有急
需請給缺乏十月將軍家定遣大目付筒井政憲勘定奉行川
路聖謨等於長崎答書於魯使曰我與貴國各國其國民其民
無事相交苟欲正疆場須敕疆吏按圖籍檢覈憑據勿使有毫

釐差乃可若貿易往來我世遵舊法前已固辭但方今貿易殆徧宇內誠不能取古例律今事項者合眾國亦來乞市容彼拒此勢既不可並受萬國則鱗集麇聚國力之給不給未可知將何以爲繼矧我主新立百度草創如此重事須奏之京師告之列侯勢不得不費歲月我於貴國壤界相接應加鄭重幸諒此意布鈺廷受書而去初墨艦之去下其書於列藩議之主戰主和羣議紛起士之上海防策者曰踵於門里談巷說亦論其利害幕府乃報曰議論百端要之歸戰和二字顧邊防未完兵器未整烏可自我開釁明年之答宜遷延以待後舉旋命會津熊本荻鳥取岡山山川越忍柳川諸藩成武相房總沿海又徵土佐漂人萬次郎爲小普請萬次字佐漁人於天保末漂流抵無人島爲捕鯨船所救攜往北亞墨利加居十三年乃還獻其紀行日記世界計覽萬國與地圖西洋奇貨至是擢之以其解墨事也安政元年甲寅正

月十三日墨將陂理再帥七兵艦入浦賀幕府遣大目付伊澤政義町奉行井戶覺宏儒員林煒等按問之墨艦進泊本牧發空煩量海底幕府命金澤藩等守京師水戶藩守江戶仙臺久留米米澤等亦與焉餘皆扼守近海浦賀奉行戶田氏榮及政義覺宏等使退浦賀港對曰遠方航海苦曠日請入江戶上書不許二十七日副將阿單須進入神奈川迫品海政義等舉國禁止之阿單須抗辨無退色時德川齊昭建白十議論墨不可和細川請進討以張國威並不許二月十日令煒覺宏等假館橫濱接墨使饗之陂理上書曰謹承兩國相親之命使臣與有榮矣然條約不定則邦交不固請以後泊船許取直給物許士卒上陸許上岸立標測量內海幕府賜之米百斛許其泊下田箱館二港居下田沙子島方七里居箱館方五里及撫漂民給薪糧等墨艦乃赴

下田港尋許泊長崎時聖謨政憲等至自長崎以為許墨人二
港與前議管魯相牴牾上書爭之不省幕府遂令諸藩撤武相
總陣營自去年六月徵兵三十餘萬人至是罷歸日本本以武
川氏秉政以來驩虞為治於外國強弱茫乎未知一葡船來調
兵至八萬人一魯艦來復徵四諸侯之兵漕十萬石之米此大
墨國規盟乃至聚兵三十萬眾然彼國駕巨船履大洋東西南
北何所不至我迹敵船之所至而置之成兵未至敵艦早颺
此與刻舟以求劍守株以待兔何異及乎兩軍對壘彼此相持
主客眾寡非不據形勢而得便利然驅不教之民執無用之器
驟對強敵譬猶羊羣見虎早已神索氣盡調兵雖多終不能戰
嗟夫設險以守國教兵以備戰有國家者之急務乎時漫不設
防一旦有警則羽檄飛馳張皇失措事定而後遣散之非特勞
民傷財而鼠技已窮形見勢絀適足貽旁觀之笑招外人之侮
至也前車之鑒不可不戒哉墨艦臨去送致長門人吉田矩方等
二人幕府錮之初長門人吉田矩方受兵學於松代儒臣佐久
方今要務宜周旋萬國審其情實庶不致觀人國於雲霧中會
幕府託和蘭購兵艦象山曰不如遣人往殊域學之邦人來往
自能操舟不復仰給於外省購費而習伎巧益莫大焉幕府不
納矩方聞之感憤時魯艦入長崎欲從之航西至則已去乃歎

然返江戶象山在浦賀警衛中知方與其門人澁木松太郎謀
之象山象山授以方畧託小吏台二人夜竊入墨船請附載陳
觀不聽護送遣歸幕府以其犯國禁也錮之其藩並幽象山當
觀不聽理紀行書謂矩方聰明識天下大勢日本罪斯人真為可
惜然矩方後竟被刑維新以來長門藩士之以尊王樹勳者多
其門人世謂其以名節鼓舞士氣至今稱道矩方又嘗草七生
滅賊說引楠子語以七月瓜哇都督贈書長崎奉行曰前奉命
自況其英烈可想也七月瓜哇都督贈書長崎奉行曰前奉命
索戰艦會西洋亂未由得之間曰本待魯墨愈於和蘭然魯最
巨測魯將蠶食差我廉以及日本泰西諸大台縱拒之今英王
以僕為東方水軍將尾追魯軍僕即帥兵艦先發請許其入長
崎諸港并請給軍用延至八月答之曰如以討魯故則敝邑密
邇於魯近始行成或以應援見責如以窮乏請敢不如命長崎
箱館隨宜繫泊幸勿至他港既而以其固請許泊下田英女主
域多利亞使船亦至長崎上書略曰近來鄂國猖獗無狀有吞
併全歐之志吾王哀全歐人民罹禍問罪於鄂國命將出師海

陸並進聞昨年鄂國遣使於大國約永通和好貿易有無諸執事待以客禮許其請而遣之吾王聞之擗踊曰大國洵君子國而鄂國所謂虎狼之秦也頃者鄂國挾其祆教凌暴土國土國孱餒不能支告急於英吾王傳檄於同盟發精甲數萬碎其艤十殺其組練數千零賊奔竄吾將草薶而獸獮殲其醜類聞鄂將經大國海洋而歸其邊徼今某等艤軍艦於對馬島將跡鄂國敗兵而鑿之以作京觀於東洋毫無關係大國若以其有約不忍旁觀或英武不勝技癢有加一彈一箭以爲其後繼則某等部下將洩怒於大國改旗東指大國其何以應之言至此雖類不遜實出至誠鄂流涎於差我廉者有年并吞蝦夷干島自皮及於肉於骨終將吸精髓而後已吾曹竊爲大國寒心大國其熟慮深計焉今通款大國竭區區之意欲使大國爭此要

著於世局也英敬天愛人力可取而義不取豈效鄂并食弱肉以誇強大此英之所以橫行寰宇而駕馭諸國也自今以往英船取道於大國管轄者不論何地何港揭微而入下錨而泊繕哨船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謁請下令沿海諸道知無他今兩國將立盟結義東西聲援則鄂形露勢阻不得逞其凶虐吾王東望欲明衷曲於大國久矣軍旅之間不能盡拜趨之禮鎮臺其知悉而報諸殿下速賜報英使名約蔑私喻幾八月奉行忠篤目付永井岩丞等奉命延見英使許泊長崎箱館二港給欠乏使船尋去九月魯艦用日本字樹幟曰於呂之也即魯西亞譯音自南海入大坂洋幕府檄和歌山以下諸藩備之彥根藩井伊直弼發兵四千屯京師本能寺郡山淀膳所諸藩扼洛外各所鹿兒鳴熊本兵相率東上家定尋使直弼守衛宮闕酒井忠義抑澤保得副焉使青山忠良等

分戍京師七口又命和歌山築煩臺於加田德島築於由良岩屋明石築於明石命宮津田邊峯山各嚴海防

應援十月魯艦退泊紀伊之加田浦無幾來泊下田幕府使政

憲聖謨政義及目付松平重古賀謹等接之十二月政憲等會

魯使布銛廷許泊下田長崎箱館三港購買欠乏物魯船之在

下田遇海盜幾覆幕吏善遇之脩其破漏魯人喜而去二年乙

卯三月家定奉詔令五畿七道銷梵鐘以鑄大小砲惟餘古名鐘宗寺鐘

報時鐘不毀既而僧徒訴之知恩輪王二法王事格不行又禁以銅鐵錫鉛鑄佛像佛具及諸器玩墨船至下田

請測量海底曰使往來華米諸船諳海路以避覆溺患幕府報

以竣後命墨量東北海而去六月和蘭人至長崎獻蒸氣船及

小銃幕府尋遣矢田岨景藏勝麟太郎等於長崎就和蘭人學

操氣船術八月島津齊彬獻昌平船於幕府摸是歲春幕府命

松前崇廣上東西蝦夷爲官地東自本古內村以北西至乙部村以北直隸幕府夏命伊達慶

邦戊東蝦夷自追以北愈不津根室越士呂府俱奈兄等佐竹義

睦戌西蝦夷御神居以北眞森添矢及北岸知床等津輕承順守

箱館墨戌江刺乙部及御神居以南松前崇廣戌箱館岨江刺

岨七重濱本古內及東蝦夷邊津冬奏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

管之又遣清水氏遣臣及土庶千餘人於蝦夷使墾荒經二年

丙辰二月幕府始置蕃書調所七月幕府築煩臺二於界滿命

高松松江二藩築之於大坂兩川口鍋島齊正亦築煩臺於神乃伊王二島家定賜刀賞

之墨使巴爾理士來下田告曰奉國命爲總領事主通商請親

謁將軍呈書老中阿部正宏等密議謂既與和親許貸地泊船

給物又繼以通商此禁一弛各國踵至親甲疎乙殆生亂階許

之慮力不給不許則根本猶弱實國家安危之所繫乃令大小

監察評定長崎浦賀箱館下田諸奉行各上議諸吏上封事或

曰既破國律接外使事機已誤今噬臍何及十月家定以堀田

正篤爲外國事務總裁四年丁巳二月和蘭船長上書曰交際

外國當爭實利勿爭虛名今日時勢誠不能閉關絕人苟開釁於瑣事則城下之盟俯首求和所傷實多老中以為和蘭所言非於彼我分左右袒使諸藩積怨恐蹈亞細亞諸國覆轍業已許和變寬永以後之法則待之不得不遵寬永以前之規遂決議許墨使入府而欲於下田受書既而下田奉行井上清直等言巴爾理士必欲見將軍呈書議久不決至五月乃許定期謁見而奏之京師於是齊昭等上疏切諫溜直諸藩德川氏設大老時有廢置老中常執政權又撰諸親藩輪直議政曰溜直又連署諫曰許墨使謁見待遇重於和蘭一等是非幕下失其職掌耶今許見墨夷諸藩繼踵亦將一一見之操縱由人誠大辱國雖遂事不諫敢別疏利害請再商金澤鹿兒島僊臺熊本等二十一藩亦上書曰寬永以前諸藩來朝者卑遜恭謹今承教依寬永以前例然墨使尊已

國蔑本朝執政阻之不可乃俯首下心聽其要挾某等誠痛憤羞與為伍請於是日概免衙參德川氏之初與外國通商往往款接諮詢一切然自祇教釀禍以來遠以鐵鑄耶蘇縱民踐踏外船之至槩絕弗通中葉之後國勢愈弱拒人愈嚴其視西人曾禽獸蛇蝎之不若此大墨使之見諸侯連奏請免衙參其視夷弗屑之意蓋可想見然一戰再戰即含濡隱忍俯首求和既而震驚其強又幡然改圖舉一切政體風俗惟西人是尚其視西人又有如仙佛賢聖之高不可攀者噫嘻何前倨後恭之一至於此也乾隆四十一年刑部上廣東巡撫李質穎讞英吉利商人喻等獄辭高宗皇帝諭曰漢唐宋明之季多昧於柔遠之經當其弱而不振則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強而有所畏懼而調停之因循姑息卒至釀成大釁而不可救聖人之言明見比年物價騰貴諸藩疲於會同請自今限十年萬里大哉言乎就國以勸農講武富國強兵而備萬一有水戶人二名夜潛入蕃書調所欲刺巴爾理士事覺處刑巴爾理士既來江戶詣堀田正篤邸告曰我合眾國以搜人土地為大禁但輪船所至萬里交通孰敢以一丸泥封關者日本當從通例許合眾國駐全

權公使於京縱商舶入港互市二者不翅本國請東西各國所望也日本之所患在英英與魯交惡恐日本爲魯所併亦欲得差我廉及蝦夷以橫絕魯軍開市結約得互相維持東印度爲英所併坐不與泰西結約故也約成則國不亡且戰艦火器均可應貴國需通商亦有利關稅所餘足贍國用惟鴉片產於東印度英挾其強力強人購買他國有受其毒者爲之歲糜四千萬圓與英往來須禁此物合眾國於人民習教聽從所好此亦世界之通義日本開市以我國公使督之諸國遣使約事則答曰既與合眾國約如此必莫有爭者嚮者僕會英將於香港告奉使曰日本率氣船五十艘往江戶要約若不許將自我動兵英與佛聯盟佛必與偕遲未至者有事於他國故也方今國是不如許互市吾飛告英佛以約成則蒸氣艦之來亦一二而已信

吾言則僕爲安全媒貴國之幸也十一月正篤令土岐賴旨川路聖謨等質問其言二十一日將軍家定延見巴爾理士於牙城受書賜以時服並饗之昌平覺十二月正篤見巴爾理士謝其忠告巴爾理士再上書申前請家定使林煒及目付津田半三郎西上奏事林煒等具傳奏管原聰長藤原光成曰近世萬國盡事互市今墨使請置公使開十港幕議欲許之使臣等上奏傳奏曰俟他日再議鍋島齊正上書曰我邦自神武肇基二千餘年未受外辱今乃爲墨夷所刼虧損國威曲徇其所求得寸進尺若王室何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外託通好內則窺隙一旦變作諸臣之肉足食乎今一意主戰暫勞永逸與先安後危孰得孰失縱令入寇列藩當敵王所愾奮力卻之不必以煩麾下臣世辱鎮西重任聞墨夷入見意如敵破後門請在國以于

有八年爲期足食足兵緩急從事時諸藩亦多詣營言事

是年夏幕

府命講武所都肄海軍令高松松江二藩守攝海松山守神奈川冬齊昭造軍艦成名曰旭九家定賜黃金百枚時衣三十領

賞五年戊午正月家定命老中堀田正篤西上奏事請敕許川

路聖謨岩賴愿等副焉二月正篤入朝

獻黃金五十枚及金香鳳凰准后及關白大閤

傳奏亦有獻遺帝召大臣以下參議以上三十餘名會議蜂須賀茂韶

私上疏劾正篤因循誤事狀且曰臣見外夷近狀覲至神京天

步艱難危急日逼又呈書前關白政通曰神州安危在今日幕

府不容眾議殿下寧聽之耶於是聽長光成傳旨曰前敕以不

許泊畿內近海今能不開武庫港耶曰開數港建商館溪壑無

厭必漸次乞求保母反覆正篤對曰古者外船入界浦而市南

蠻寺亦在京師故彼以固乞然今許開武庫仍禁其入京畿十

里內猶勝於前夫條約以約無事我不背理彼安敢亂今如不

和則變起眉睫何以因應故自今生聚教訓圖內強以祛外患

策無上於此者三月巴爾理士至江戶促條約押印曰聞日本

政權在江戶不圖游移曠日至此若不得命吾直入京師得其

要領幕府飛書於正篤促之帝初令擬旨有外事處置一依幕

府之語既而廷議譁然乃改革召正篤傳敕曰墨夷之請神州

安危之所係將軍繼祖宗法失兆民心何以保萬世許開下田

前事已誤今若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幕府其使三家諸侯更議

而奏之正篤等乃奉敕還四月幕府移敕書於列藩正篤召巴

爾理士告以京師眾議曰固欲保兩國歡然背違羣議事終不

濟巴爾理士曰兩國相約而以人心不合延期天下萬國之所

無前史所不見也政府不能鈐印直詣京師決之請刻日以報

是月幕府以井伊直弼爲大老五月家定答墨書略曰承二國

奈川以代下田曰自今後四月而置市場於江戶五月而
開武庫置場於大坂苟新瀉不便則別開西州港居武庫神奈
川箱館地各十里但武庫之十里內不許入京畿長崎限公有
地曰禁糶米麥缺乏乃給曰貨幣互行國內曰銅錢不許出口
曰嚴禁鴉片烟第一款英國君主日本國太君議定兩國及兩
國屬民永敦友誼世世勿替第二款英國君主
可派欽差大員或秉權大員駐劄日本國京城並派領事官並
署領事官駐劄日本國現今所定通商各口所有英國欽差領
事等員可任意到日本國內各處日本國太君亦可照派欽
差大員駐劄英國京城并派領事官或署領事官駐劄英國各
口所有日本國欽差領事亦可任意到英國內地各處第三款
日本國箱館神奈川長崎三日議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七月
初一日起准英屬通商新瀉一口議於一千八百六十年正月
初一日起准英屬通商倘此口船澳不便即改換西洲海濱一
口武庫一口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起准英屬
通商以上各口英屬人民皆可永遠居住亦可租地買屋並起
造棧房但不准設立礮臺以及一切武備凡英人起造房屋日
本國官儘可常往查看所有各口英人住居之處以及船澳章
程應由各處地方官會同領事商議若有不合稟請英國欽差
與日本國王家核辦凡有英人住居之處日本人不准在周圍

築牆如壁以阻英人出入英屬人民可任意在以下所定界內
來往如在神奈川至六鄉川止周圍以十里為界在箱館周圍
以十里為界在武庫亦以十里為界惟西京不在界內此城相去
十里之處不准來往凡有英屬水手船隻不准過豬名川此河
在武庫大坂之間出口以上里數皆自各口官地量起每里以
四千二百七十五英碼為準在長崎英屬人民可任意在鄰近
各處官地來往在新瀉或改換之處其界當由英國欽差會同
日本國王酌定在江戶京城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月
一日起任英人居住大坂城議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月
一日起任英人居住但為通商而已二城之內英人租屋之處
以及往來界限當由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酌定第四款
凡有英屬人民在日本通商各口居住其家悉歸英國王家
管轄第五款凡日本國人民得罪英屬人民當由日本國王或
他國人民悉由英國領事官或他國領事官辦理第六款英屬
兩國人民須秉公了結毋得稍涉偏私第七款英屬人民欲
欲控英人應先稟明英國領事官領事官應得從中勸息若日
本國人民應秉公了結毋得稍涉偏私第八款英屬人民欲
力歸還日本官銀錢逃避者日本官亦當盡力查拏追還欠項
如英人銀錢無
欠之項官可代追避者英官亦當盡力查拏追還欠項如英人
於日本者應聽行教並准於無得之處起造教堂第十款外國
人民

各色銀錢皆可在日本通用以日本國分兩為准凡英國屬民
經商兩國銀錢皆可在日本通用以日本國分兩為准凡英國屬民
方知貴重賤故日本國每從新開通商一口日本國官先將銀錢
照輕重與英人兌換外國銀錢不照銀色高低亦不得折扣以
准第十一款凡英屬所有日本國金銀錢色高低亦不得折扣以
口起岸稅則納稅第十二款凡英屬所有日本國金銀錢色高低亦不得折扣以
主應照稅則納稅第十三款凡英屬所有日本國金銀錢色高低亦不得折扣以
壞攜渡船上人等逃至日本無論是否通商地方官查知
立即設法妥為照料護送交就近領事官查收第十四款凡英
國內已完稅進口日本國通商各口可任其運往日本國裝運各口
日本國通商各口可任其運往日本國裝運各口日本國通商各口
進口銷售並可在日本各口買入日本無例禁運之貨完清稅餉
運出口惟軍械等貨只准賣與日本王家及西洋人凡洋人與
日本商人交易各貨日本官不得與日本商人及西洋人買賣貨物
收稅皆聽便第十五款凡英屬所有日本國金銀錢色高低亦不得折扣以
價值不合該貨可由海關照值定價貨主若不肯照海關所定
之價售賣即當照海關所定之價納稅第十六款凡英人運貨進日本
立已照則完清稅餉第十七款凡英人運貨進日本內地各處通商
不得再加捐稅及內地等捐第十七款凡英人運貨進日本內地各處通商
商各口已經完清稅餉日本海關應給憑單註明某貨已經完
稅字樣若原貨載往他口無須再行納稅第十八款日本官應

在通商各口設法查究漏稅走私之弊第十九款凡條約中所定一切罰款以及入官之貨應歸日本國王家任意辦理第二十款條約後所定通商章程兩國官民當與條約一律遵守倘章程未臻全備當由英國欽差會同日本國王隨時酌議以便示行勿替第二十一款現在所定條約皆以英文日本文荷蘭文書寫彼此一意但以荷蘭文為準嗣後凡有英國欽差領事官與日本官文件俱用英字書寫暫以荷蘭文或日本文配送五年後即免配送第二十二款兩國大員議明將來若須改條約須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方可舉行並須於一年前知照第三十三款今後若日本大君與他國一切利益之事英國官民無不同獲其美第二十四款此條俟英國君主日本大君批准之後以一年為期在江戶京城對換現下兩國大員先行畫押並蓋用關防以昭信守英國降生後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日本國安政五年七月十八日訂於江戶京城

外史氏曰泰西諸國互相往來凡此國商民寓彼國者悉歸彼國地方官管轄其領事官不過約束之照料之而已唯在亞細亞理事得以已國法審斷已民西人謂之治外法權謂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權也治外法權始於土耳其當回部全盛

時西滅羅馬割其邊境與歐人通商徒以厭外政紛紜遂令各國理事自理已民固非由威逼勢劫與之立約者也故其弊猶小而今日治外法權之毒乃徧及於亞細亞余考南京舊約猶不過曰設領事官管理商賈事宜與地方官公文往來而已未嘗曰有犯事者歸彼懲辦也蓋歐西之人皆知治外法權為天下不均不平之政故立約之始猶不敢遽施之我迨戊午歲與日本定約遂因而及我載在盟府至於今而橫恣之狀有不忍言者當日日本立約時幕府官吏未諳外情任其鼓弄而美國公使為定約稿猶諄諄告之曰此治外法權兩國皆有所不便而今日不能不爾願貴國數年後急改之其後岩倉大久保出使深知其弊亟亟議改而他國皆謂日本法律不可治外人遷延以至於今夫天下萬國無論強弱無論小大苟為自主則踐我

之士卽應守我之令今乃舉十數國之法律並行於開港市場一隅之地明明爲我管轄之土有化外之民干犯禁令掉臂遊行是豈徒臥榻之側容人鼾睡乎條約之言曰領事與地方官會同公平訊斷無論其徇情偏縱也卽曰執法如山假如以外國人鬪毆殺吾民各交付其國領事則英律禁獄三年佛律禁錮百日罰佛狼百美律徒刑八十日俄律徒刑一年蘭律徒刑三十日而我國殺外國人則論抵命且責償金矣同罪異罰何謂公平假又華商英商同設一銀場負債甚鉅閉店歇業彼英商者以一紙書告其領事曰家產盡絕彼卽置身事外而華商則監獄追逋或且逮其妻孥及其兄弟矣同事異處又何謂公平旣已許之不由地方官管轄刑罰固有彼輕此重之分禁令又有彼無此有之異利益又有彼得此失之殊彼外人者蓋便

利極矣而我之不肖奸民冒禁貪利圖脫刑網輒往往依附影射假借外人以遂其欲彼南洋諸島寄寓之華人不曰英籍則曰蘭籍更何異於爲叢毆爵乎此誠我之大不便者也不公平之事積日愈多則吾民之怨憤日深通商以來三十餘年耦俱相依猜嫌不泯而士大夫細民論外事輒張目裂眦若爭欲刺及於外人之腹而後快心者雖由教士之橫煙毒之深亦未始非治外法權有以招之也此亦似非外國之利也雖然明知其不便今欲改而更張之彼外人者習於便利狃於故常必有所不願且以各國人情風俗宗教政治之不同一旦強使就我其勢又甚難而現行條約隱忍不改流毒之深安有窮期竊以爲今日之勢不能強彼以就我先當移我以就彼舉各國通行之律譯採其書別設一詞訟交涉之條凡彼以是施我以是報

日本國志卷七
我探彼法以治吾民彼雖橫恣何容置喙而行之一二年彼必
囂然以爲不便然後與之共商畧倣理藩院蒙古各盟案件以
圈禁罰贖代徒流管杖定一公例彼此照辦或庶幾其有成乎
若待吾國勢既強則仿泰西通行之例援南京初立之約悉使
商民歸地方官管轄又不待言矣至於近日租界之案有華人
與華人交訟彼領事亦靦然面目並坐堂皇參議聽斷者有烟
館賭博我方厲禁而租界爲逋逃主萃淵藪肆無忌憚者斯又
法外用法權外縱權爲條約之所未聞章程之所不及我總理衙門與英法公使議有洋徑
演設官章程十條是皆由於地方官吏異懦瞻徇一若舉租
界之地方人民亦與別國領事共治之吾恐各國外都且不料
領事之縱恣如此也莫急之務尤亟當告之公使達之外部掃
除而更張之

日本國志卷七

浙江書局刊

鮑家瑞校

孫祖燕校

丁立誠校

